■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3年6月20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翠袖乾坤

連盈慧

Made in China的正能量

用了多年的案頭奶白聚酯闊邊跳字鐘，當日放在北溫哥華碼頭一家商店櫥窗裡，一見鍾情便買下來。

跳字鐘看過不少，不是嫌它單薄，就是有嫌款式設計千篇一律，都不愜意，正欣賞這一個簡單得來合心水。

除了正面顯示時間，還有其他功能：側向上，綠光顯示計分；側向左，藍光顯示溫度；側向右綠光顯示響鬧，聲音出奇清脆；所有鐘錶都有響鬧設備，不足為奇，就是沒想到裡頭還隱藏計分和溫度的設計，而且不費吹灰之力輕易引出功能，綠光藍光又那麼柔和光亮，一物三用，當然意外歡喜。

用到今天，沒換過筆芯電池。

一直沒留意過它製自什麼國家，日本？瑞士？英國？意大利？那天心血來潮，終於好奇翻看一下鐘屁股。嘿，原來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心頭真是甘苦滋味交集。

一向知道，很多人對中國產品都有偏見。畢竟物離鄉貴吧，可是我們經常在外國買到的中國產品，總不至於怎樣令人失望，是不是內銷和出口貨品質有差異不得而知了。最近《選擇月刊》上臂血壓計測試，二十款出產地來自中國的全部合格，反而價錢最貴日本那一款分數不足，如果所有產品都像小跳字鐘和血壓計，我們還有什麼理由看不起自己國家的產品？

如果我們的生產商有此共識，就不必抵制什麼外國貨，只要集體做好產品，單做自己十三億人生意，已足以生意興隆，國家富強了。

這許多年來，中國製品已大量擴銷外國，有年加拿大商人看不過眼，發起抵制中國產品，擾攘過一陣子，加國市民最終發覺不買中國產品，原來很多日常用品都買不到，怨聲震撼多倫多市，示威行動便不了了之。我們的廠商就應把握住這個客觀強項，做好種種出口優良產品，打好自己品牌，才是長線賺錢正路。

海闊天空

蘇狄嘉

再遊西班牙

大學時期的宿友碧醉心「佛朗明哥」舞步，十年前，毅然遠赴佛朗明哥的發源地——西班牙的塞維利亞（Sevilla），潛心鑽研舞蹈。為了方便行動，更於年前在當地置業，香港與西班牙兩邊走，做個為理想奮鬥的自由人。

碧知我喜愛旅遊，多次邀約伴遊塞維利亞，她說復活假期前的塞維利亞，熱鬧非常，各項慶祝活動加上鬥牛季節開鑼，是最佳旅遊時刻，惟此期間多已預定日本賞櫻行程，難以湊合成行。延至今年五月底，終於可以一遊西班牙南部，到塞維利亞探望好友了。

記得二十年前曾到過西班牙一趟，那時在倫敦的英國廣播公司受訓，乘着周末長假期，南下西班牙的巴塞隆拿遊玩三天，為的是要參現高第的建築和畢加索的名畫。三天行色匆匆，當然是走馬看花，嗣後印象也是異常模糊，算不上有什麼感覺，下次決定再遊西班牙時，一定要好好規劃，仔細的看個究竟。

位於歐洲西南方的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西班牙，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面積約五萬平方公里，由十七個自治區及二個自治市組成，人口超過四千七百萬，規劃行程時，把它分為東、南、西、北、中，共五個區份，方便逐個區份遊逛，當然那要看時間有多少了！

五月底的西班牙之遊，以探訪正在塞維利亞習舞的好友為重點，繼而順遊南部安達魯西亞（Andalucia）的多個沿海度假小鎮和表列世界文化遺產的古城，已是需時十四天的行程，其他區份只能留待日後再三、再四、再五……造訪了。

琴台客聚

孫浩浩

管理哲學

從事編劇工作多年，一直都只是公司裡面的一個小職員，即使擔起了編審的工作，依然只是個small potato。不過，在新公司老闆卻三番四次強調，編審及總導演乃屬於公司的管理階層，我們需要學習如何管理下屬。

其實不論在新舊公司，職級都沒有改變過，但在新公司卻能夠「升呢」，成為管理階層，皆因公司的架構有所不同。在舊公司，編審以上還有創作主任、部門主管、不同級別的經理、總經理，最後才到老闆，中間隔着十多個職級。但在新公司，編審對上就是創作主任，再對上就已經是老闆，我們經常跟老闆直接對話，中間並沒有架床疊屋的管理層。

基於虛榮感作祟，我也樂於榮升為管理階級，雖然實際要管理的，其實只是組內那三數個編劇而已。問題是我既沒有任何管理的經驗，也沒讀過甚麼管理的課程，我的管理，只是憑過往給人管的時候所得到的經驗，不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我常記着的一句話。

以前當小編劇，最不喜歡就是那些不守時的編審。每天返工的時間，其實都是由編審自行決定的，但有的編審要求大家返上午，但自己卻下午才現身。然後到了黃昏，佳人又有約，但又要求編劇繼續開會等他回來，待他再度埋位，一踩便到凌晨甚至天光，小編劇隨時要on call 24小時。上天待人很公平，不論任何身份，每天同樣有二十四小時，那並不表示你的二十四小時來得比我的矜貴。為了要以身作則，我當上編審之後，返工比以前更加準時，不過可惜不是所有人都有這種時間觀念。

另一類我很怕遇見的就是那些專橫的編審，他們不信任編劇，認為經他們腦袋想出來的，都不會是甚麼特別的橋段和情節，他們只會用自己的構思，這無疑在風格上會非常統一，但故事是否會得到大眾受落，又是另一回事。跟這一類編審工作是非常沒趣的，因為不論你有多投入，你的貢獻都不會被採納，但其實team work的好處就是集思廣益。我就常擔心自己會跟時代脫節，所以經常追問年青一代的編劇，這段情節、這句對白會否太out，他們覺得受到器重，投入感和貢獻亦自然會增加。

另一種更令人討厭的就是「食騷」編審。過往編劇跟藝員一樣都要計騷，而編審的工作只要求改稿，而無需寫稿的，如果編審需要動筆寫稿的話，是會有額外稿費的。於是有些編審會在劇本上擅自加上自己的名字，從而賺取稿費，這種行為十分惹人討厭。新公司已沒這種制度，編審寫稿再無稿費。不過，這件事常警惕我，醜事傳千里，「食騷」編審在行內是非常出名的，所以切勿行差踏錯，否則無法得到別人的尊重。不過，這個年代太正常的人也會視為怪人。

幸而，過往也曾跟過一些較有「人性」的編審，在趕劇期間一星期七天都要工作，但有些編審會體諒編劇，讓他們輪流放假，而他自己則一直捱至劇終，看到這些全情付出的創作人，我們都會心甘情願地跟他一起捱，也不會要求甚麼補假。這種具人情味的管理方法，我當然要效法，亦期望編劇會好像我當年一樣，跟編審一起撐到底。果然，有的編劇會主動提出返星期日，但原因並非因為他們工作至上，只是星期日返工有補假，而星期六返工則無補假。

很明顯我是一個不懂得管理的人，不過最近翻看施永青的訪問，提到「無為而治」的管理方法，上級「無為」一點，下級反而會較「有為」，原來不管就是最佳的管理，效法大人物、效法老子，就安心不管。

百家廊

翁秀美

媽紅翠綠的鄉愁

朋友去野外，帶回幾隻蒼耳，驚喜不已，這青翠的又可愛又討嫌的小東西！蒼耳是兒時尋常物，田間地頭，到處都有。《詩經》裡有：采采卷耳，不盈頃筐。白色小花可愛清秀，果實是小小的紡錘形，翠綠球球尖尖刺，因為一身的刺，令人避而遠之；也因為一身的刺，被促狹孩子用來整治別人，要是捲進女生的長頭髮，越糾越纏，得斷多少根頭髮才能弄掉。

蒼耳生在記憶裡，記憶那頭是故鄉。

如果一個人一輩子老呆在一地不挪窩，也就罷了，但偏偏離開了，距離讓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在心中分量日漸加重，泛着溫柔的光。昔日常相見，別後長相思。余光中的《鄉愁》，用時間和空間的交錯之美，將鄉愁吟誦得那麼憂傷又那麼詩意，將孤寂的遊子情懷搖蕩得千回百轉。故鄉，永遠是那麼貼心溫暖，即使離開再久，情感再遲鈍的人談起家鄉，都可能有幾車皮話。

我記得李叔，那年夏天隊裡有塊西瓜田開放，可以隨意去摘，我跟着一群拖鼻涕的孩子瘋搶，摘到兩個。李叔和他的牛去遲了，剩下的全是生瓜，於是他冷不丁搶了我一個瓜，拳頭一下打碎，就這樣撈着吃起來，牛在一邊瞪着我，我哭癟癟跑回去告狀。多年後回村，提了幾個大西瓜去看李叔，他已老邁，我說，李叔，您欠我一隻瓜呢。他嘿嘿地笑，說我真小心眼，記了這麼多年。

還記得二年級班主任劉老師，油亮的長辮子拖到腰下，或盤在頭上，梳一個高聳的髮髻。劉老師教學很認真，也能吃苦，下班回家還要下田幹活，早上三四點騎車去幾十里外的市鎮賣菜。劉老師有時帶些細細軟軟的紅花讓我們課間揀乾淨，這是做藥用的，她也在一邊揀，這時，眼尖的同學注意到她布鞋上的草葉泥土，和眉宇間掩不住的疲憊。

故鄉的土地，有村莊有田地，有樹有池塘，有家有親人，人來人往，春耕秋收，娃兒嬉鬧，鄉鄰友好，純樸多趣，還有滿田漫坡的花草，舞着媽紅翠綠的四季。

鳳仙花是用來染指甲的，槐花、迎春花是可以吃的，絲絲縷縷透心的甜。蠶豆種在邊邊角角，花咋開了黑心呢，但也不妨礙我們剝蠶豆時將殼套在手指上玩。大片大片的青菜，高跟白，矮菊黃，長得那麼俊俏。同樣俊俏的還有毛毛蟲，色彩鮮艷，不聲不響，在葉上腳邊突然出現，但聽得女生尖叫，男生大笑，令它恐懼退卻。五月的白蘭花，修長清雅，花萼處細鐵絲穿了，絞一個圈，扣在襯衣紐子上，走路生香；手帕包了放在枕頭底下，一夜夢香。七月裡田野望不到邊的茉莉，千朵萬朵，萬綠叢中萬點白，極其壯觀。當我們向鄰居要鵝毛管，追好看的蘆花雞拔它尾巴上發亮的雞毛做毽子的時候，當桂花飄香，柿子點燈的時候，秋來了。上學的路落葉繽紛，色彩斑斕，踩着軟軟的松針，闊大的梧桐葉，踩着上了露水的草葉，但倘若一不留神，踩上村人收大白菜時遺留在路上的一夜之間上了霜凍的菜葉子菜幫子，那可慘了，能像溜冰一樣一滑老遠。然後風雪來襲，撐起木頭柄的油紙傘，那不是戴望舒筆下江南女子手中婉約的紙傘，是厚實的黃紙傘，刷了桐油，笨重得很，但頂風，頂雪。待到一步一趔趄挪到學校，卻見一樹覆了雪的亮黃的臘梅含笑相迎。

我想念隔壁小華家的桑果（桑椹），垂涎已久，終於逮到一回，她爸在屋裡睡午覺，藉着蟬們扯着脖子的聲聲長嘶，男娃爬樹上摘，女娃在下面撿，不巧蟬聲又停了，枝葉響動，小華聞聲出來，樹上樹下的孩子箭一樣呼啦作鳥獸散。後小華一家搬到鎮上，兩棵桑樹砍掉，砍之前樹上所有的桑果全部摘下送給四鄰，小伙伴們直送出老遠。

我喜歡李家媳婦，她每天要挑水，水缸大，要三四擔才滿，要從我家門口經過三四回，扁擔一顫一顫，胳膊一擺一擺，有時水潑出一些，有時顫動的扁擔發出有節奏的咿啞之聲，動聽之極。

我喜歡王奶奶，經常拄着拐棍，在村裡閒逛，碰到哪個孩子，就停下來，盯着人家看，直到孩子開口叫她，重重地答應一聲，誇這孩子真懂事，滿意地點頭，微笑走開。我就喜歡她那樣看我，故意不叫她，我倆就一直互相望着，最後，她老人家無奈，咳嗽一聲以示提醒。太好玩了。

我牽掛我的小學同學梅，我倆的友情一直不離不棄。到南方，第一時間給她寫信，她回信說，你這個鬼，死到哪裡去了，走也不說一聲。第一次回家還見着，梅抱着小侄兒憧憬着自己的愛情，後來媽說梅嫁了。現在，梅，我這個鬼想妳了，妳呢，嫁到哪家去了？

我還想念那寬一條窄一條的土路，下雨天坑一塊窪一塊，走起路來一腳泥，穿膠鞋也不行，而且鞋上能帶許多泥，越走越重。想念小燕家房屋上樑，我去搶饅頭和糖果，被鞭炮將新褲子炸了一個小洞，傷心了好多天。想念牆角的喇叭花，牆頭的扁豆花；想念鄉村的黑夜，那是真的黑，黑得伸手不見五指，更看不見自己……

所有的這些美麗的事物，這些成長着的生命，這些曾經發生過的或喜或悲的過往，在我以後漫漫的歲月裡將找不到寄託——它們在我不在的時候默默化為泥土，村人搬進了新居，很漂亮也很陌生，沒有那種親切到骨髓的感覺。離鄉的人大都有這樣的期待：無論我們走到哪裡，無論我們變成什麼模樣，心裡總是希望故鄉仍然乃至永遠都是老樣子，口音不變，水土不變，鄉情不變，等着我們回去，一處一處地走過，晤面，問候，交談，帶上滿足的快樂與香甜，這樣，行走在異鄉的城市裡便不覺孤單，而當我們彷徨無助的時候，會想到自己還有最後的依靠——靈魂的歸宿，生命的根。

可是故鄉也是要老的，有些樹倒了，有些房拆了，有些人走了，而這些都比不上整個生命記憶像沙畫一般的被抹平令人悲傷，喜歡的不喜歡的都從記憶裡生生連根拔去，一瞬間，恍如走過前世今生，以後的人們不會知道高樓林立的那塊土地曾經是多麼的風光如畫，恬淡怡人；以後的日子，曾經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離人也再難覓當年媽紅翠綠的生命家園。

即便如此，思念仍不停止，一遍，又一遍，根根絆絆，枝枝葉葉，沒完沒了。那份情懷早已深藏在血液中，陪伴終生，就如眼前這蒼耳，當日渾不在意，而今竟為故人，故人相見，雙眼朦朧，願再次讓它捲進頭髮，然後一根一根解開，在手指與心靈的疼痛中，看時光倒流，傾熱淚長流。

■故鄉，靈魂的歸宿，生命的根。 網上圖片

生活語絲

吳康民

紀念鄧麗君

鄧麗君人靚歌甜，高歌一曲，繞樑三日。

鄧麗君命運多舛，盛年辭世，客死異鄉。

鄧麗君本籍是河北人，但一生卻從未踏足大陸。改革開放初期，本來可以如願，但由於種種原因，妾身有意，機關無情，終於失之交臂。鄧麗君既是終身遺憾，大陸聽眾也是惘然若失。而今斯人已去，但歌聲永留神州大地。

四十二年的短暫生命，留下了多少惆悵。當年如果她的同居外籍男友不是粗心大意，引致她的急病失救，今年她也只是六十初度。比汪明荃等仍活躍在影壇歌壇的年齡還小，她應該仍有施展藝術天才的天地。

二〇〇九年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中國網主辦新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文化人物，鄧麗君以八百五十多萬張票獲選首名。據說當前內地每年以舉辦鄧麗君歌曲為名的演唱會至少超過一百場。而模仿鄧麗君唱腔的又不知有多少。

我曾去過泰國清邁的鄧麗君最後的足跡憑弔，也曾到過台灣鄧麗君的墓園瞻仰，那是約二十年前的事了。如今大陸遊客遍布世界，到達台灣和泰國的不知有多少。他們對這位天王歌星懷有一種敬仰之情。據說在一九八一年，兩岸仍未有正式交往之際，中國赴日參加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的球隊，因飛機故障停留台北之際，運動員趕去買的不是免稅店的煙酒化妝品，而是鄧麗君歌唱的錄音磁帶，此事曾使外國傳媒十分錯愕。

鄧麗君的歌，有她的特色。它既擺脫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灘上的時代曲的紙醉金迷的風塵味，也沒有時下台港歌星那種新潮和誇張。她以淒婉和柔美取勝。對數百年來中國人民經歷的苦難和孤獨飄零帶來了慰藉；以華人族群的和平安定的訴求送來陣陣的暖意。她的歌聲並不高吭又不低沉，這正符合受儒家思想薰陶的華人性格。

斯人已去，歌聲猶存。她用月亮代表大家的心，用甜蜜蜜溫暖了心靈稍有創傷的人們！

隨想國

興國

寓言

預言未必準確，而且準確的甚少。寓言就不一樣了，準確度非常高。因為寓言是以文學的體裁，以簡潔而引人的說故事方式，說出隱含在人性裡的種種真實。

比如我看過的寓言裡，有一個是野豬和家豬的故事，說有一隻野豬有一天意外地闖進了飼養着家豬的豬槽裡，看到那些家豬都躺在泥巴裡，便了個哈欠，懶洋洋地回答：是啊，是同類。野豬又問：你們這麼懶散，一隻隻都無精打采的神情，能找到食物嗎？家豬回答：不需要覓食，都給這裡的主人養着，吃飽了就睡覺，睡醒了就吃，舒服得很。還勸野豬也加入牠們的行列。

野豬怎樣決定？加入牠們就不需勞碌奔波，為食物而煩惱。但野豬最後的決定，是立即離開，不然就變成和家豬一樣的懶惰了。

又看過一個寓言，說有個老人家在家門前栽種了一棵樹苗，種下去之後，就想，樹長大之後，可以遮陰，生活就涼快多了；又想，如果長大了可以砍下來蓋一座房子，兒女就不會為房子擠而煩惱了；更想着，自己年紀愈來愈老，不如長大了拿來做副棺木，可以讓自己百年有個歸宿；於是東想西想，覺得樹趕快長大就好了，每想到一種好處，便澆一次水，不久之後，樹苗就因為水份過多而根部爛掉死去。

這讓我想起已經去世的歷史小說家高陽，他從台灣到香港，朋友帶他到馬場賭馬，他看着馬兒在沙圈走動時，覺得一號馬不錯，便去買了一號，出來又看到二號馬不錯，又買了二號，後來又覺得三號馬有冷味，又買了三號，如是者十四匹馬全買了。跑出來的結果，他中了。但是，跑出來的是大熱門，中是中了，卻輸了大錢。

這就是寓言和預言的不同，寓言如果仔細思考，會對人生有很多體悟，從而得到益處。預言嘛，當成消遣笑一笑就好了。

獨家風景

呂書練

難為了劉德華

終於，等到《天機．富春山居圖》上映了。不是因為它的好，而是這部原本打算去年秋天上映的電影，被宣傳為打造中國「占士邦」，並請了大帥哥劉德華擔綱。但如何「占士邦」呢？

就是名畫、豪景、帥哥和美女，還有深情的愛和鬥智鬥勇——投資一點六億元人民幣，取景除了名畫故鄉富陽外，還到杭州、台北、東京、米蘭和迪拜拍攝，異國風情兼奢華服裝，加上驚險、幽默、奇技（跳傘、飛車）、科幻、奪寶等元素，似乎就成就了一部「東方007」。結果被網民諷為「史上最爛商業大片」。

我是抱着看帥哥、美女兼才女的好奇，去年七月接受內地一份著名雜誌委託，去訪問電影三位主角的，後來甚麼也沒做成，因為大明星只顧着形象和宣傳，不重視訪談。我在那裡觀察了一個下午的拍攝情形是，林志玲這位美女比想像中有內涵，北京才女張靜初人如其名。只是我們的香港帥哥劉德華，總讓我感覺缺了一點東西。

當然，華仔很合作，看來也敬業——要宣傳電影嘛，幾乎是有問必答——除了女兒，但都點到即止，算是交差。結果是，我幾乎交不了差，我不習慣寫交差式專訪。這還不是主要的。

難得五十歲的劉生仍具叫座力，角色據說是為他度身訂做，拍攝期也遷就他，所以被寄予厚望。但我總覺得，由個子瘦小的劉天王飾演一位征服美女的大男人有點牽強，至少在拍照時，高人一等的林志玲要脫下高跟鞋來遷就他。

我這樣寫可能被那些個子小的男人罵我「身高歧視」，但是，我們長期受荷里活電影「洗腦」的結果就是這樣，從上世紀五十年代的葛雷哥萊．畢克（Gregory Peck）、辛康納利，到八十年代的李察基爾、夏里遜福、史泰龍，新世紀的皮爾斯．布魯斯南、畢比特等，征服美女的帥哥幾乎都是高大的，額頭有點淺淺的皺紋，這樣的男人除了帥，還有點味道，有陽光感。令女人心甘情願地成為他的獵物。

本來，東方人有東方人的審美標準，但是，東方人為何要去拍一部「007」呢？俊俏卻瘦小的劉德華何必逞強當「大盜」？